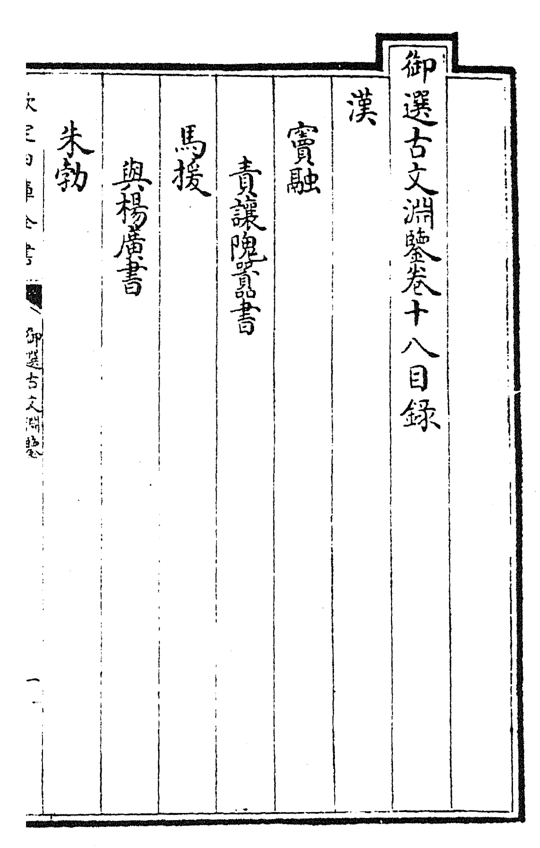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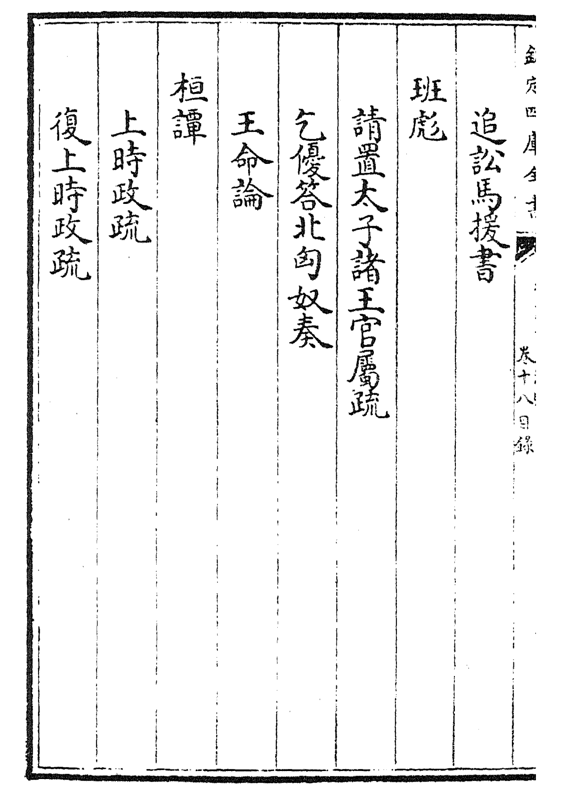
乾隆御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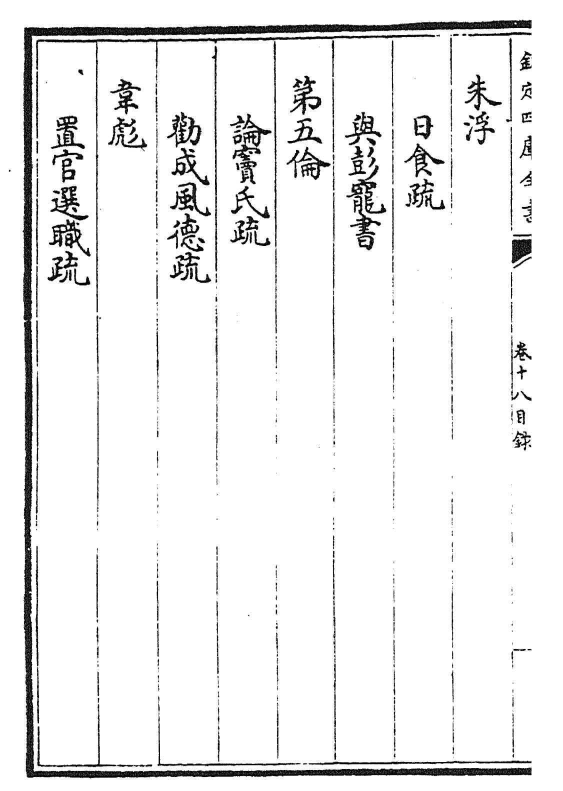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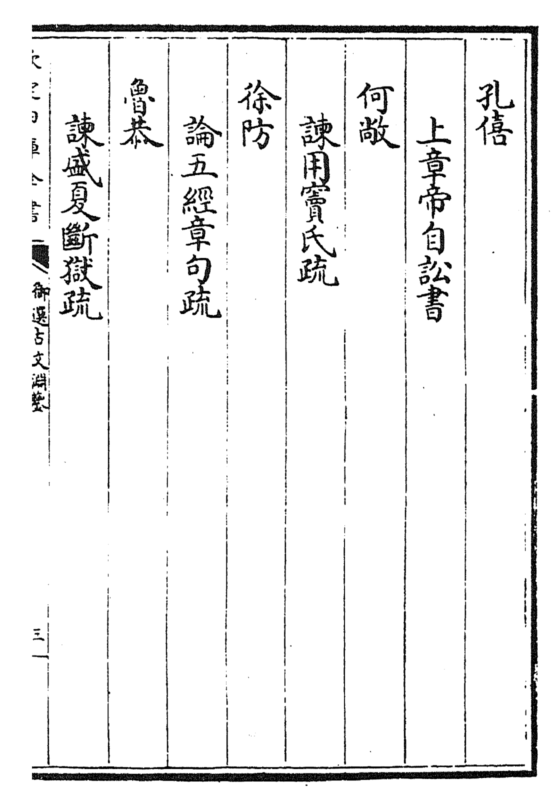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目錄

漢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章武侯廣國七世孫更始時為鉅鹿太守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乃將家屬而西後歸光武封安豐侯

責讓隗囂書融上書自通光武光武報以手詔融專心內向遣弟誧闕會囂反叛

道絶乃遺書責讓之嚣不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横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横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毁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

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子陽公孫述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弃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史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世祖即位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後歸世祖立功殊域封新息侯

與楊廣書 援詣洛陽陳滅囂之術因使援游說囂諸將離其友黨又為書與囂將楊

廣云

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罨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隗囂字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時囂子恂在帝所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羮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

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欲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俗乎萎腇耎弱也○萎於偽反腇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喻且來君叔字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勃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常侯援兄況方領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不過縣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

惟勃能終焉

追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爲秦將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

馬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員也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

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于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棄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捺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之篇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黄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彭越為梁王欒布為梁大夫使于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官望都長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帝納之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誼為梁王太傅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之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

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傳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乞優答北匈奴奏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彪奏云云帝悉從之

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

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

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

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

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

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時隗囂據隴右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

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承堯故亦以火德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即哭白蛇事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思有裋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

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栭謂之楶梁上楹謂之棁蓋小材也○楶音節棁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

顧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苖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

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悟戍卒之言斷懐土之情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言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因四皓而不立趙王故曰割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貰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

異遂毁契不取財　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五者即前其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　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

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

上時政疏時天下初平法令未定譚初言事不合至是復上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

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葢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跻人可定跻猶動也謂跻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

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戸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令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漢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中家子為之保役趨走俯伏譬若臣僕也是以衆人慕效不

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令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卑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令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復上時政疏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

帝省奏愈不悅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

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黄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官至大司空

論增科禁疏光武時羣臣上言請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疏奏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斵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詆欺謂飾非成罪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臧臧與贓同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安世四世孫官至大司空

正昭穆疏建武初宗廟未定昭穆失序純乃與太僕朱浮共上疏云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舂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

從之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興好古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終蓮勺令

日食疏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疏奏多有所納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缺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

夏純乾用事隂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

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元少傳父

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
宗

請立左氏疏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
闕上
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埶謬雜眞偽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不復鼓琴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文王皆被刖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于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乎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

為臣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論五經於石渠閣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一號離婁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

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官至大司空封新息侯

日食疏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

會有日食之異浮乃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五典五經也）鴻範别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令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

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令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

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與彭寵書時浮為幽州牧寵為漁陽太守浮性急寵亦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表寵遣吏迎妻不迎母又受貨賄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愈怒舉兵攻浮浮書責之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飡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庫狄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今乃能功者不少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地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顒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内聽驕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浮客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永為功臣鑒戒而言惡法亦鑒戒也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前事指寵不應徵而言顧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建武中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再遷蜀郡章帝即位代牟融為司空

論竇氏疏竇憲章德皇后之兄章帝世諸馬得罪歸國竇氏始貴倫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沉湎之猶解酲當以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勸成風德疏（倫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宴宴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

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而政急不觧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名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足採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官至大鴻臚

置官選職疏時吏多以苛刻為能又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乃上疏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皆可停省又諫議之職應多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孔僖 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官臨晉令

上章帝自訟書 僖遊太學鄰房生梁郁陰上書告僖誹謗武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帝省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

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齊桓公親迎管仲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我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然
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
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
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和帝時為尚書數切諫
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惡之出為濟南太傅後
復徵遷五官中郎坐
詐病抵罪卒於家

諫用竇氏疏時太后兄竇憲以車騎將軍擊匈
奴詔使者為憲弟衛尉篤奉車都

尉景大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
上疏切諫不報敞為尚書復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悅喜令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令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敬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

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愚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妻作藥酒待之夫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自勝東相成至繳凡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見誠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存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官至太尉安帝時以災異策免

五經章句疏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乃上疏詔從之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

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易有施孟梁卯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光武時立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

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章帝時拜中年令專以德化為理官至司徒

諫盛夏斷獄疏初和帝末夏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九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

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隂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寛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

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扶風平陵人恭之弟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累官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舉賢良方正對策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

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說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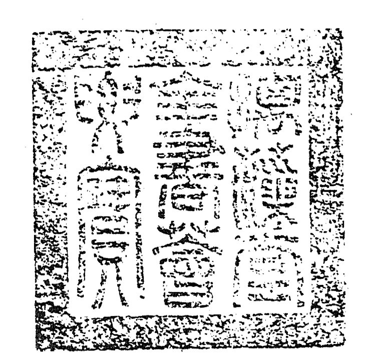
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絶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敝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甲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

論經術疏和帝名見諸儒丕與賈逵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

丕因上疏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始終明舜禹

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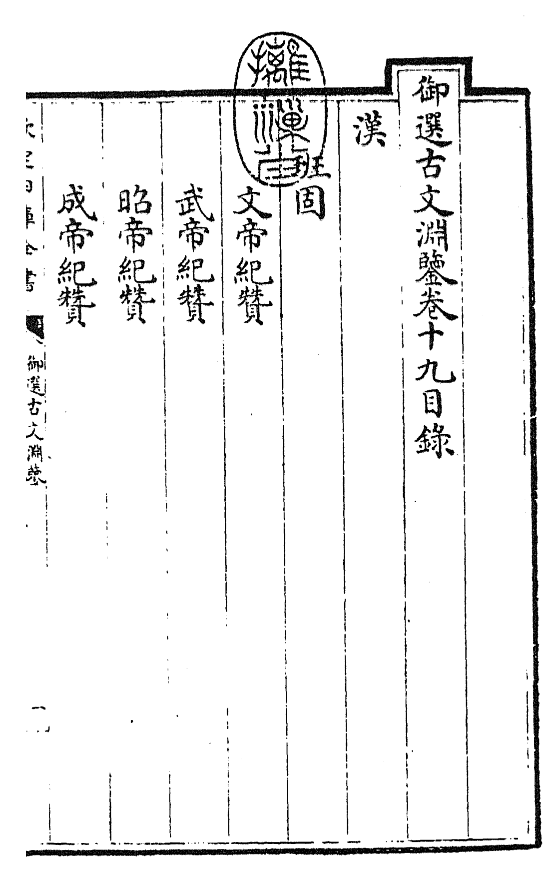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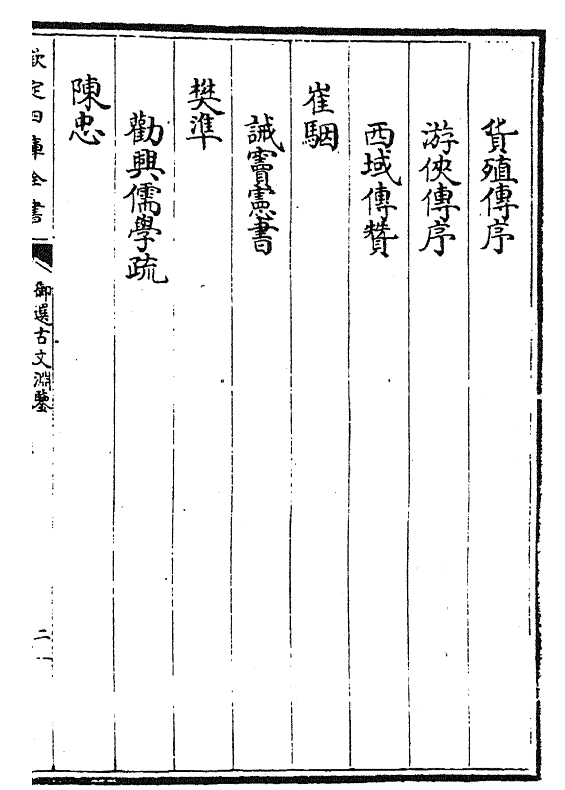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錄

漢

班固



上順帝陳吏事疏

郎顗

上災異封事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初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坐竇憲賓客收繫死獄中

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弛廢弛。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

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合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賄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武帝紀贊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百家謂諸

子雜說違背六經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正之成反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禪禪同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紀贊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

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繇讀曰傜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成帝紀贊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於邑短氣貌○於音烏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

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詩載其訓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板之詩）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阸者狹也陿者踦䣦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䣦不安也○阸於懈反陿音區）分為二周（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

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洛陽南宮謻臺是也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然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被皮義反謻音移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言諸侯雖彊大者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既亦盡也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内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姍古訕字○音刪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

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所謂過其歷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

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波讀如陂澤之陂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北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撟與矯同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

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睽孤乖剌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眞定中山廣川河間）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淮南分為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朝也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設附益之法（附益之法禁其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

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𩑶首（𩑶與稽同）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帝功臣表序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謂陳涉自稱楚王時也）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

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也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副貳之本始入在有司

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

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

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

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閒靡有孑遺耗矣俗語

謂無為耗○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

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

除或加以金帛用彰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邮問稍

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共恭同湯法三聖殷氏太平三聖謂堯舜禹也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虞舜之後于陳也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寓謂啓土所居也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

至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言國家非無刑辟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續嗣也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之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愍隸言為徒隸可哀愍也死不能葬故尸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遴讀與吝同難行也柬古簡字少也言令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必布聞彰於天下也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叅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外戚恩澤侯表序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

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
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
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
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
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舊臣繼踵居位
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
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
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

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呂后兄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脩侯周亞夫也○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取於小國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為喻也寖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公孫弘卜式兒寛傳賛

公孫弘卜式兒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閒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艾安艾讀曰乂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晩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已（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𤣥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名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傳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籑與

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摭拾也○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抵梧抵觸也梧讀曰迕相支柱不安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迹

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大雅蒸民之詩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蔡義陳萬年鄭弘等傳贊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次公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斷牛斤反行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

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正曰撟）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無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濶而相國蕭曹以寛厚清靜為天下帥帥導也民作畫一之歌民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

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言不可禁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

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
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
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
質其言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
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名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廩廩言有風采也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

柝者皁養馬者也隷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雚荻也械者器之總名○雚音桓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摯矰弋

不施於後隧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後隧徑道也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上牙反蘖五葛反夭烏老反蝝魚麛卵咸有常禁蝝小蟲也麛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麛毋卵○蝝弋全反麛莫兮反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稸與蓄同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曰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閑謂禁禮誼不守其人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唅含同菽豆也○裋音豎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傳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搤捉持也掔古腕字○搤音戹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與許也仇牧宋大夫也宋萬弒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

牧碎首齒著於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樂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巴巴州俞渝州也巴俞之人勁銳善舞都盧國名其人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衍者也魚龍者初為大魚後變成龍皆假作以為戲也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

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附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

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

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辟竇憲府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不能容棄官歸

誡竇憲書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

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

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騆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是也）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郯氏

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郯故云郯氏丹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武陽侯陽侯之族非不盛也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懲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曰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

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祿是荷慶流無窮矣

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名見器之拜郎中終光祿勲

勸興儒學疏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埶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埶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豊衣博

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

之辭（諓諓諂言也○諓音踐）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註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

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忠字伯始沛國洨人司空寵之子論事切直終尚書令

論喪服疏元初三年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元光中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云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懐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臣有大喪至此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寧告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論語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

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凋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初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合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

甘陵之思甘陵安帝母陵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疏入宦豎不便之竟寑忠奏而從諷等議遂著于令

容諫疏時因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昌入奏事高祖方擁戚姬昌走出高祖逐得騎昌項曰朕何如主昌曰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盎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上悅武帝納東

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董偃置酒宣室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上善之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推宋景之誠宋景公熒惑退舍事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

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言中使疏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湧溢百姓騷動忠上疏不省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

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并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蝝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

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托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托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悞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得幸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職事臣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姧石顯為中書令恐元帝一旦納用左右閒已乃取一言為驗嘗被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者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諍帝不許尚書令趙昌素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事商坐免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仕至將作大匠為權貴所搆廢於家

諫外戚疏安帝始親政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擅權酺時為尚書上疏諫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通仕秦為博士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喻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

已寶也此出春秋保乾圖恐非孔子語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謂權道也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較令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

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

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為朝歌長拜武都太守遷司隷校尉終尚書令

請復三郡疏安定北地上郡遭羌亂郡縣皆荒詡上疏請復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以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

漑水舂河漕以水為碓由河轉漕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林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為兾州刺史永建初徵拜議郎再遷尚書令司隷校尉

上順帝陳吏事疏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七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冢宰家伯膳夫仲允內史聚子趣馬蹶師氏楀也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

縣剗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五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揚雄長楊賦曰秦𥨸豺其士封豕其民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人也

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

剌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懐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

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兇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也）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

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調徵也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令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從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人林反寛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寛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吕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刋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陽嘉中徵拜郎

中不就歸家後
為同里人所殺

上災異封事 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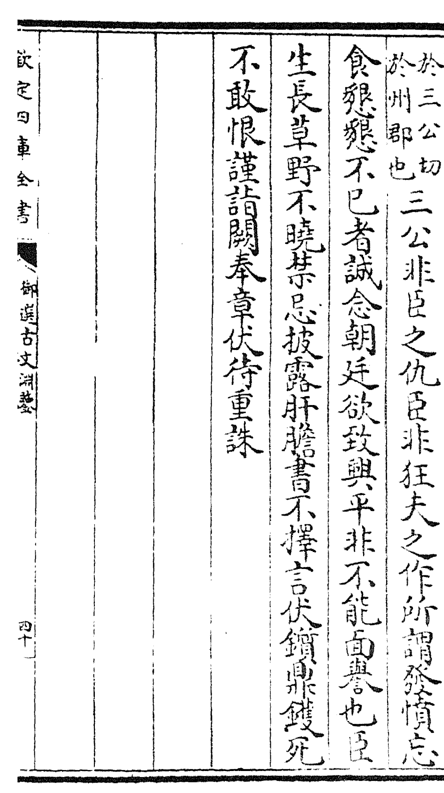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正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之言正政也 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

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内虛而氣無窮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項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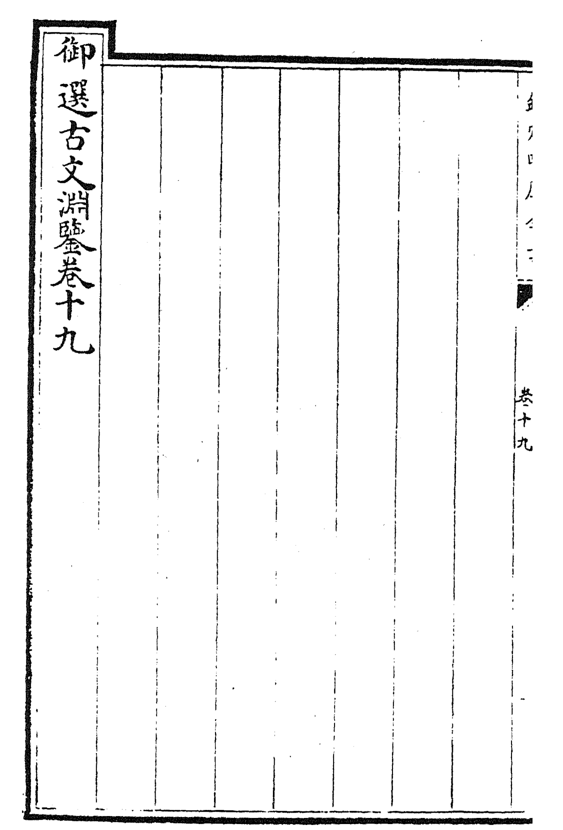
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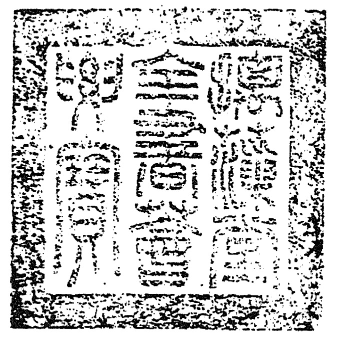
前數日寒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正月三日至乎

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文主一日即三日九日竝為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



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